燕京论坛
2009

Identity, Narra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身份、叙事与当代中国经验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儿童全本高清阅读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份、叙事与当代中国经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
（燕京论坛）
ISBN 978-7-5097-1822-3

Ⅰ.①身… Ⅱ.①首… Ⅲ.①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研究-中国 Ⅳ.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0922 号

燕京论坛 2009
身份、叙事与当代中国经验

编　　者 /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010）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魏小薇
责任校对 / 王晓娜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7.75
字　　数 / 305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822-3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序 …… 左东岭 / 1

《红楼梦》与中国传统小说叙事 …… 格 非 / 1
改革开放 30 年作家身份的社会学透视 …… 张永清 / 25
近年诗歌的民生关怀 …… 王光明 / 38
战后日本思想史中的“中国革命” …… 孙 歌 / 51
日本汉诗的时间和空间
——菅茶山《开元琴歌》析 …… 李均洋 / 72
先秦诸子发生学 …… 杨 义 / 84
无规则的实践与后现代生活：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反抗社会性 …… 莱纳·温特 / 96
李清照：一代词宗的情感世界 …… 康 震 / 105
性别与认同：从五四新女性谈起 …… 杨联芬 / 122
《文心雕龙》与佛学关系检论 …… 陶礼天 / 139
文明内的冲突：两百年来七大世界观在中国的角逐 …… 周伟驰 / 165
文学形式研究的若干问题 …… 赵宪章 / 186
当代中国经验与“90 年代”的终结 …… 汪 晖 / 204
后殖民理论与香港文化 …… 赵稀方 / 222
中国文学的暴力表现 …… 张中良 / 246

后 记 …… 张桃洲 / 277

序

左东岭

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校教务处、图书馆于2003年联合创办的“燕京论坛”（最初名曰“人文学术论坛”）至今已经有6年的历史了。在这6年中，世界与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论坛也伴随着这些变化经过了不断的总结与调整，但其基本原则没有改变，这就是坚持其前沿性、交叉性与多样性。这些讲座中的许多话题都是对目前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新现象的探索与分析，以便使听众能够对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及时地进行了解并理性地加以把握。其中有些话题尽管是古代的或传统的，但无论是其所拥有的观念还是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都是颇为新颖的。交叉性则是指讲座内容并不限于文学的或语言的，这些讲座的题目尽管语言文学所占比例较大，但却尽量囊括了所有学科领域，尤其是交叉学科的领域，以便能够触类旁通。多样性则是指讲座内容的广泛包容性与个性多样化，使主讲者能够充分表达自我的学术见解与个性特色。

从前沿性、交叉性与多样性这些特性看，论坛的性质与大学课程的学习具有明显的差异。从学习的角度讲，它们当然可以作为课堂知识的补充，因为从这些讲座中可以了解新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但论坛更重要的目的是开阔视野，活跃思想，增加见闻。因为就本质意义讲，大学既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的课堂，更是提高公民素养、提升人生境界的场所。因此，增广见闻与活跃思想乃是一所大学所必须拥有的内容。这也是我们能够始终坚持不懈地举办人文学术系列讲座的直接动力。

讲座举办6年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不仅使本校的师生受益良多，而且逐渐吸引了其他高校的听众，从而影响越来越大。然而，由于受场地与时间的限制，许多校内的师生难以全部聆听，更不要说其他院校的听众了。而我们聘请的这些学界同仁，大都是国内的一流专家或者是活跃于学术前沿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所讲内容如果仅仅是一次性的行为，就会浪费

这些宝贵的学术资源。鉴于此，我们依照惯例，对各位学者的演讲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并征得主讲人的同意，将其结集出版，以飨广大读者。希望这些讲座能够使更多的人受到启迪，则此项活动非但使我校师生受益，更当嘉惠于社会也。是为序。

2009 年 6 月 30 日

时间：3 月 4 日（星期三）18:30 ~ 20:30
地点：北一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

格　非　著名小说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出版有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第一部）、《山河入梦》（第二部），小说集《迷舟》、《唿哨》、《雨季的感觉》等。并有《格非文集》（三卷）、《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格非散文》等出版。

主持人（张桃洲）　各位同学，晚上好！我们的燕京论坛现在开始。今天晚上的讲座是本学期燕京论坛的第一次，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著名小说家、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格非教授，大家掌声欢迎。我相信在座各位对格非先生并不陌生。他是 20 世纪 80 年代非常有影响的、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就我本人而言，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是格非先生的忠实读者，格非先生的作品非常多，我想不少同学也很熟悉。今天晚上，他为我们带来的话题，也与小说有关，关于《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经典之作。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聆听一下作为小说家的格非是如何解析这部经典小说的。掌声欢迎格非先生！

《红楼梦》与中国传统小说叙事

格　非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和张桃洲先生是好朋友，他做诗论，有很多方面我也很希望向他请教，我们之前有过一些交往，因此上次在清华吃饭时他提到这个论坛。我本人是不太愿意上课的，因为在清华讲课比较

多，现在的讲座也变成一个让人讨厌的东西，因为你去讲座，人家想要听的东西往往跟你想要说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刚才张桃洲先生也说到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我今天要讲《红楼梦》，本意不是要来分析《红楼梦》或者对《红楼梦》进行研究，当然我本人也看《红楼梦》，如果我要像刘心武那么讲《红楼梦》，（笑）大家会失望的。

我讲的和我做的研究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十多年来，我确实在思考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国际文化的传播中，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为什么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当然，这不仅涉及一部《红楼梦》，还涉及整个章回体小说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中国有很多好作家，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沈从文，大家知道，他是中国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但他的作品在西方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在日本也没有什么人翻译。再比如在当代小说家中，我们认为最好的作家可能是汪曾祺先生。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始萌发写小说的念头，就是受了汪曾祺《受戒》的影响，太迷人了！但汪曾祺在国外没有什么影响，外国人不知道他，也不会去阅读他的东西。可是再看看日本文学，从平安时代开始，平安时代的物语，包括故事和杂谈，特别是 11 世纪初问世的《源氏物语》，在座有人看过这部作品吗？好，有很多人看过，很不错。作为日本的一部经典作品，它和《红楼梦》的地位是一样的，但是《源氏物语》培养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你们知道的像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谷崎润一郎，一直到最近，在座的各位可能比我还要熟悉的村上春树。不是说我不喜欢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很了不起，这个人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二三流作家吗？是一个通俗作家吗？也不是，你看《挪威的森林》，它写的不是挪威的生活，它写的是人的绝望。这个人的西学功底极其深厚，我们也知道，他的创作跟菲茨杰拉德、美国文学，还有当代的卡波都有很深的关系。可是，在他的作品里仍可以看到《源氏物语》和日本传统的影响，可以说，这个影响没有中断。而《红楼梦》不被西方人所喜欢，当然不是西方人的责任，而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继承这个遗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想一想，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再想一想鲁迅先生是怎么看待文化遗产的。当然，中国跟日本不一样，日本没有发生过很大的战争，中国却被战争打败了，尤其是 1894、1895 年的甲午战争。陈寅恪先生当年就说，中国人可怜的自信心当时就被打垮了，以至于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文化。所以鲁迅先生当年就说过很极端的话，主张连汉字都不要保留，都应该拼音化、罗马化。你们知道，1928 年时，瞿秋白等一大批人所倡导的大众运动就是要

把汉语变成世界语，凡是传统的都不要。像陈独秀，还有当时非常多的学者，对当时的古代文化的态度都是很极端的，不要看别的，就看文学革命纲领性的文件《文学改良刍议》，它的“八不”主张认为，所有好的文学都是贵族文学，都应该在被扫除之列，文学应该写工人、写贫下中农、写老百姓。当然这个看法在现代性观念中没错，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断了。鲁迅先生就说过：汉字不除，中国必亡。当然，鲁迅先生的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显得太极端了，可是我们也应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说这个话，以及这背后的沉痛。当历史过了100多年，今天我们重新来看这些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刚才我举的是日本的例子，这个例子不仅包括日本的小说，还包括日本的电影，即使再西化的日本电影里面也总有一股日本的味道，一种特殊的味道。吕克贝松看黑泽明的《乱》时说，我在黑泽明这里听到了一个寂静的声音。什么声音呢？就是丝绸的声音，宫女们在奔跑的时候，丝绸发出来的声音，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看黑泽明的电影，再看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都是这样。我跟张桃洲说，前不久我在给清华的学生上课时，给他们介绍了小津安二郎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东京物语》，《东京物语》被列为全世界最伟大、最重要的十部电影之一。世界上最伟大的十部电影中就有两部是日本的，还有一部是黑泽明的《七武士》，都是非常伟大的电影。你们回去有时间可以看一下《七武士》，可以把它和陈凯歌的电影比较一下，看看人家是怎么做大片的。当然黑泽明的好电影太多了，像《罗生门》就不用说了，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电影历史。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我不要讲太多了，讲太多了就永远讲不到《红楼梦》了。（笑）上面说的是我的一个看法。

最近我们到印度参加一个中印作家会议。在印度期间，安绪斯南帝尔——印度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他在会议上有一个主题发言，他的意思是说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有深厚历史的国家却一直缺乏交流。他非常激动，说我们这次去大概是中国作家第一次去印度，他说这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对话，而且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在印度期间，大家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现代性的问题，即从一个古代社会怎么变成一个现代社会，什么东西被遮蔽了，什么东西被过分强调，什么东西被淹没。当然这里面涉及很多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我觉得我只能稍微谈谈文学，但文学的背景是整个社会。

回过头来我们说《红楼梦》。《红楼梦》的系统非常复杂，当然有不同

的研究角度，仅仅是版本学研究就有很多的东西可做。你们知道，张爱玲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考证《红楼梦》各版本间的关系。那么，当然也可以从《红楼梦》里读出政治学，比如像刘心武所做的，一定要读出秦可卿的身份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也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秦可卿究竟是不是皇族的孩子跟我们读者欣赏《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吗？花那么多的精力去研究，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索隐派”？当然，胡适的“考据派”也有很多的线索可以去描述。我们的教科书里面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从兴盛到衰亡的历史，这个观点不值得一驳，太幼稚了。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至今还在讨论。所以，我们今天从大的方面去着眼，不去谈论《红楼梦》里的修辞学、讨论它的技法，我想说的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红楼梦》里面的物象，就是《红楼梦》怎么处理空间的这个“物”。我希望我的这个讲座能够部分地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国外，在没有出国之前，总觉得国外是怎样怎样的，比如在国内得不到承认，很多作家、诗人都认为到了国外就会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得到国际上的地位，今天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这种想法很幼稚。第二个问题，我想讨论它的“时间”问题，大家如果愿意的话，这个题目也可以改为：《红楼梦》的时间和空间问题。

我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物象。大家知道，写小说和诗歌，大凡需要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都会涉及“物”的问题。小说和电影最大的区别就是，电影是让人看的，比如说林黛玉。最近在拍《红楼梦》，你们对它有期待吗？（没有）我也没有，因为我觉得《红楼梦》不适合改编成故事片，《红楼梦》的越剧版改编得已经很成功了，当年徐玉兰、王文娟她们演的那个越剧，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很难超越。为什么？因为戏曲的表现方法和《红楼梦》对物象的表现方法很相近。林黛玉要出来，电影里必须让人看见林黛玉。可是小说和诗歌不一样，林黛玉究竟长什么样子，必须通过想象才能完成，所以叙事文学需要用语言的中介来刺激读者的想象。这当中的“物”，比如写这个“瓶子”究竟带给读者什么想象，这里面就大有讲究。

《红楼梦》跟中国叙事传统有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的物象不是简单的“物”，不是简单的“物”的概念。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家都读过杜甫的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里边提到很多人物概念，很多物象，这个诗好不好？大家知道这是杜诗中非常好的诗，当然，也不是每个中国人都理解，现在的

中国人可能不行，过去的中国人理解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可是，美国有个学者叫做宇文所安，在他的一本书《追忆》里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把这首诗翻译成英文，该怎么翻呢？我在网上找了很多翻译，果然是这么翻的：我在岐王家里见过你，在崔九家里也听说过你，现在到了江南这个地方，春光明媚，我又碰到你了。这叫什么诗呢？怎么让美国人去理解、去读懂这个诗的含义呢？我在一篇文章里也说过，这首诗所有的概念，就像发出一个个邀请，邀请我们每个读者来加入到诗的盛宴当中去，至于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要是没有一定的文化，对历史没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对安史之乱没有一定的了解，就无法理解。当时杜甫流浪在外，回不了家，而且要考虑这首诗写在杜甫去世前的一年，是他晚期的作品，那么这当中就很有讲究。为什么李龟年这个人会成为一个历史记忆的“中介”？流落他乡，物是人非，突然来了一个故人，这个故人曾经经常和他在一起，所有的回忆就全部出现了，这种巨大的力量，要是没有文化的底子怎么行呀？

《红楼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太复杂了，太考究了。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一起聊天，说把《源氏物语》跟《红楼梦》比较，二者差远了，没有可比性，《红楼梦》里任何一个人物，随便一个人物出来，读者马上就不能忘记。那么多的美女。（笑）所以，后面那个评《红楼梦》的脂砚斋不得不哀叹说作者心中得有多少裙钗，埋伏了多少女人，才能把每个女人都写得不一样啊！（笑）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没有见过他是写不出来的。比如《红楼梦》里写林黛玉进贾府，见过贾母后，贾母说，去看看舅舅，那么她就去看贾政，贾政正好不在，她就到了王夫人的房中，王夫人就和她谈话。作者是这么描写的，说她旁边有一个垫子，是半新半旧的垫子，然后脂砚斋就在旁边批注说，这个半新半旧不得了，哪个作家敢写钟鸣鼎食之家是半新半旧的？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没有见过大场面的人要去虚构大场面，一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豪华的，就像一个没有去过阿拉伯的人，要是叫他编个阿拉伯的故事，他一上来就会写沙漠，要不就是骆驼，而真正的阿拉伯作家可能整本书里都不提骆驼，也不提沙漠。所以曹雪芹确实了不得，他看到的物象都有文化寓意，而这个寓意，我觉得跟我们中国传统的习惯，特别是跟我们对待事物的方法，还有我们对时间的处理，都有密切的关系。

我先说物象，你们还记得张爱玲的小说吗？张爱玲写小说就是学的《红楼梦》。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中国古代小说就是《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这三本。张爱玲认为，中国的好小说就这三本，大概还有半本是《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可能北方人看不懂，因为它是用苏州方言写

的，它里面的人物对白都是苏白。那么张爱玲学《红楼梦》学到什么程度，你们看她的《十八春》，几乎有些对话我看就是从史湘云、林黛玉那里照搬过来的。你们看她用的物象，一个简单的物象，比如说屏风。客厅里有个屏风，就用这个普通的物来衬托家庭的豪华或者寒酸，你们也可以写写屏风。咱们再看看张爱玲是怎么写的。张爱玲将主人公的母亲比作屏风上绣着的那个凳，它是绣在屏风上面的，毫无生气。这个屏风年深日久，烂掉了，被虫子蛀成一个一个孔。请问，这写的是屏风吗？不，这写的是人！它具有非常强的象征意味，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文化里特有的。

中国人喜欢用比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什么意思？应该说这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前不久我们去加拿大，我们在加拿大有过八到九次的演讲。我和刘震云在一块儿，刘震云有一次说起京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家可能看过梅兰芳的《霸王别姬》，《霸王别姬》里面，项羽当时被包围，已经四面楚歌，快死了，虞姬当然也不是不清楚。那么，项羽打了一天仗，衣服也没脱，就睡了，留下一个虞姬孤孤单单地在等着，晚上又特别宁静。这时的虞姬有四句唱词，“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大王”——项羽，在帐中和衣睡稳——衣服没脱，睡得很安稳。“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我一个人很苦闷，所以要到帐外去，驱散一下愁绪。“轻一步走上前，荒郊站定”，轻轻地往前走几步，在荒郊野外站定了，为什么？“猛抬头见碧落”，见天空，“月色清明”。大家能理解她这个唱词的寓意吗？真是漂亮得一塌糊涂！所以过去像王瑶卿他们这些人，像程砚秋、梅兰芳这些人，都了不得！我个人认为，《红楼梦》之所以为《红楼梦》，跟戏剧的关系极大。

张爱玲当然也是非常着迷于研究中国的戏曲。刚提到的《霸王别姬》的那一段太抽象了，一个人在最苦闷的时候，马上生命就要完结了，就要跟自己最亲爱的人告别了，而且跑不掉了，可是这个月亮安好不动，还在那儿挂着，“猛抬头，月色清明”，月亮还要存在下去，还有无数的人要看这个月亮，可是我看不见了，这个月亮仅仅是月亮吗？这个月亮可能是中国文学里边最重要的物象之一，这个物象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改造成了意象，而不是简单的物，它有非常多的含义。你们看《春江花月夜》，你们看杜甫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再看李白的诗里有非常多的“月亮”，好像没有什么诗不写到月亮，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你们再读苏轼的月亮。为什么这么多人写月亮？因为月亮是超时空的，它可以超越空间，我在某地，你在另一个地方，可只要月亮在那儿，我们就能相互联通，就能都在同时抬头看月亮。当然它也是超越时间的，比如说三百年前有人

望月，留下了诗句，我们今天会在这个意象的基础上看月亮，不断地把这样的意象累积起来，所以它里面承载了非常多的内容。

我再举个例子，还是张爱玲。大家知道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倾城之恋》里面写范柳原莫名其妙地要找一位中国女子，要跟她天长地久，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要寻找一种地老天荒的爱情。可是张爱玲也知道，在那样一种兵荒马乱的时候，怎么可能？但是你们知道白流苏这个平凡的女子，她不怎么识字，这两个人在一起，能不能产生惊天动地的旷世之爱呢？最后真的完成了。我们很多人认为是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可是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跟这个物象有关，也就是跟这个月亮有关，我这么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可笑。我举个例子，范柳原和白流苏在海滩上散步，说不到一起，范柳原不断讲《诗经》，白流苏怎么可能理解《诗经》呢？怎么可能理解地老天荒呢？他们各自回到房间以后，突然，范柳原给白流苏打来电话，说：流苏，你快看月亮。白流苏就扑到窗前，看到月亮被蔷薇花的影子挡住了一半，非常漂亮。回到房间拿起电话就告诉范柳原说：我看见了。这个女人不懂月亮是什么含义，可是电话里那一端，范柳原不出声，不说话，很长时间的寂静，然后白流苏就开始流泪。你们看小说看到这个地方会提出疑问吗？白流苏流泪了，她怎么会被感动？什么是地老天荒？是月亮让她感觉到了地老天荒，这个不需要很高的理解力。或者说，即使她没有看见，张爱玲也让她看见了。你们再看她的《金锁记》，《金锁记》的开头就是写一个大月亮。所以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要去研究，不要把中国文学里的这些东西简单地理解成物，它不是简单的物。

中国文化里有很多自然并不是单纯的自然，而是人文，当然这个观点不是我今天提出来的。大家知道日本有个很著名的学者叫柄谷行人，他写过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叫做《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本书大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翻译过来了，学中文的人不能不看，这本书非常重要，它讨论的是自然是怎么被发现的。中国人也与自然打交道，但是自然寄托了太多太多的文化内容，比如说我们画家画的梅兰竹菊，这些东西都代表君子的品格，它不是普通的自然之物。画一个茅屋，画一条江，这些都是胸中、心中的意念，表示的是文人的趣味，这些东西就是传统。再说到小说，你们看《水浒传》，《水浒传》里边也写风景，但作者总是写一个风景。我很奇怪，那个风景有那么好吗？作者写到江的时候总是用“一派大江，遍地如敌”这八个字，也不换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他难道不知道重复

吗？当然知道，可是这些在中国文学里不重要。你们再看“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对雪的描写，“那雪下得正紧”。这就是描写雪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忽然又出现了一句，“那雪下得更大了”。金圣叹就在边上进行批评，说这个雪写得妙绝，我就弄不懂，为什么妙？妙在什么地方？武松到清河去交文书，走了一个来回，路上遇到的无数风景用几句话就概括完了。而到了《金瓶梅》，大家再看看《金瓶梅》怎么写物。《金瓶梅》里潘金莲和西门庆调情，当然这样的事情中国古人也要助兴的，大家可以想象，助兴的时候总要写点诗词的，比如说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讨壶酒喝，那么，旁边肯定要出现诗词，那么你们可以看《金瓶梅》里面的这些诗词是怎么写的，完全文不对题。一会儿说和尚到什么地方去投古寺，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笑）一会儿说引发了山上的狗汪汪直叫。我不会背，大概记得这个意思。那么，我觉得《金瓶梅》里面的问题更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金瓶梅》的作者还不能确定，现在据说已经考证出 50 多个作者。当然我觉得现在做《金瓶梅》研究的有许多重要的成果，比如说最近有个人做的研究，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好像是美国的一位学者，是中国人，他认为《金瓶梅》里面的唱词许多不是作者原创的，全部是抄来的。你们知道，把《金瓶梅》这个文本和《水浒传》这个文本比较的话，如果逐字逐句比较的话就会有惊人的发现，《金瓶梅》中有大段的文字是从《水浒传》里抄过来的，而且根本不加修改。那么这还是作者的创作吗？但中国人认为这个不重要，什么重要呢？我待会儿再说。他只是借用这些诗词，只需应个景，这就够了。

当然，《红楼梦》不一样，《红楼梦》里边也有开玩笑的物象，我们先说这个物象。大家知道，《红楼梦》里写了黛玉葬花，那个《葬花词》是比较长的。这次在清华大学，不知道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考试，不知道是什么人出了一个题目：《红楼梦》里最长的诗词是哪一首？结果很多人被考倒了，我的儿子回来问我，我说你们怎么考这么长的题目啊？你们知道是哪一首吗？（《芙蓉诔》）还不错，你们当中有人知道。我觉得这对小学生或中学生来说太难了，中学生也没必要读《红楼梦》，当然这是随便说说的。那么，《红楼梦》里的《葬花词》，还有《芙蓉诔》、《秋窗风雨夕》，以及其他很多诗词，乐府、古诗、律诗都有，占了非常大的分量。那么，在写风景的时候，他写的是风景吗？“一年三百六十天，风刀霜剑严相逼”。你们看这个《葬花词》，每句话都有含义，再看那个《秋窗风雨夕》，写的不是眼前之物，而是心中所想。这些东西借着自然，借着物的名义，实际上写

出的是我们的意念。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和我们读者的文化积累有很大关系，如果让没有这样背景的人去理解这当中的寓意，太难了！再比如说，《红楼梦》第五回，大家还记得，贾宝玉被秦可卿领着去她的卧室，那里边有一连串的关于物象的描绘。先是秦太虚写的那个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然后又写到武则天的宝镜，你们可能会奇怪，这是真的吗？当然，这是曹雪芹开的玩笑。然后又写到赵飞燕的金盘子，安禄山曾经掷伤了太真乳的木瓜；当然还有西施洗过的纱衾，还有红娘抱过的枕头。你们可以从这些地方看出曹雪芹在写物象的时候完全是信口胡来，那么他的用意是什么？他是要对秦可卿进行某种暗示，你们能读出来吗？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暗示吗？刘心武先生讲过这一点，但是刘心武先生的说法我有点不赞同。秦可卿跟公公间的关系，在原来的《红楼梦》里写得非常清晰，可是脂砚斋说曹雪芹这么写太残酷，不妨就春秋笔法算了，给人家留点儿面子。刘心武把曹雪芹省掉的这些东西又重新写出来，是否有必要，我们可以再讨论。那么这些地方都有很强的暗示，至于这个东西、这个杯子有没有，不是作家要关注的，作家要关注的是效果，是它能刺激我们的什么想象。当然，《红楼梦》里面的物象非常之多，要处理时会非常麻烦，一不小心就会很麻烦，涉及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我在清华给我的学生上小说叙事学这门课时经常跟大家讲，叙事学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停顿，你们写小说也会碰到这个问题，不能说就这么写下去，写到一段时间就要停住，如果你这么一直写下去，就不是小说了。有很多办法可以达到停顿，比如物象出现的时候，像写房子，描写巴黎圣母院时故事就停止了，大家就集中在这个物象中去了。那么，这样的东西在西方文学里面一直有个非常大的难题，什么难题呢？读者读故事的时候，正读得非常起劲的时候，突然遇见停顿，读者怎么办？跳过去！我们读金庸，读得正带劲，突然来了一段风景描写，如果翻过去不看，那作者最重要的策略不就失败了？而且你们知道，许多作家停下来的部分都是很有讲究的。那么这样的停顿就是很麻烦的，特别是到现代，因为现代的读者跟过去的读者相比更没有耐心。大段大段的描写，像《包法利夫人》里福楼拜写那个帽子，原来他打算写十几页，他的一个好朋友就劝他，说你千万不能这么写，一写就完了，后来他把它缩短了，但还是写得很长。这个帽子有必要写得这么详细吗？但是你们知道，这是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革命，因为福楼拜想赋予物象非常独立的寓意，想解放它。当然，后来有许多作品，比如意识流小说、现代主义的很多小说，就把这

个停顿取消了，把时间的线性取消了，整个小说就是从这个物象跳到那个物象的连接。这样就无须停顿，因为它的小说里面全都是停顿。（笑）《喧哗与骚动》中从一个月光跳到另一个月光，一个是30年前的月光，一个是30年后的月光，中间没有交代。一个月亮升起来了，你知道是30年前还是30年后吗？要看注解。这是现代小说很笨的做法。曹雪芹是怎么来描写这个物象的？大家知道大观园，不得了，跳过去不写大观园？那可不行，读者不答应，情理也不容，因为所有的故事全都发生在大观园之内。但是，你们想想，曹雪芹要是正面来描述的话，需要多少篇幅才能写完？它里面有多少房舍，多少花草，多少小桥流水？伟大的曹雪芹是怎么描写的？大家知道，太妙了！

“试才题对额”，你们还记得吗？贾政带着自己的孩子——贾宝玉这个顽劣之徒，出去试试他的才华。那么他在写这件事的时候，读者会注意到什么呢？贾宝玉要倒霉了，他父亲叫他去，读者会站在贾宝玉这一边，会对贾宝玉形成认同。因为我们早就认同贾宝玉，贾宝玉不读书，我们也不爱读书，（笑）对不对？贾宝玉什么人也看不起，什么禄蠹、薛宝钗、袭人。当然，这个贾宝玉也有问题，他博爱，非常博爱。（笑）那么，我们会站在他的这一边，觉得他跟父亲出去会不会丢脸？他的父亲装得很严肃，旁边站着一群老学究。每到一个风景，就叫他们题诗。大家注意，这里没有停顿，但是他写了物象，太妙了！他每到一处就顺带把那里的风景交代一遍。然后，读者根本不考虑他写什么，读者就考虑，他的这些诗写得好还是旁边那些学究写得好？贾政会高兴吗？贾政是假装呵斥他，心里暗暗高兴还是真的不高兴啊？这里面充满了非常多的戏剧冲突，这是曹雪芹，是中国人对物象非常重要的改造。聪明！然后，整个大观园写完了吗？还没有写完。元春省亲，再写一遍；刘姥姥进大观园，再写一遍。多次分散、逐步地把大观园在我们眼前宏伟富丽地建立起来了。而没有像西方人那么做，这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智慧，从这些方面的处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非常高明的地方。当然，《红楼梦》是集中国传统文化大成的一部作品，它不仅是叙事文学，也是抒情文学。浦安迪，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学者，他就说过，《红楼梦》所追求的根本不是故事的连续性和引人入胜，它所追求的是境界。大家注意，这跟诗歌是一样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曹雪芹是把《红楼梦》当成诗歌来创作的，它里面穿插了很多的诗词、对联、谜语。说到《红楼梦》的谜语，我稍微讲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对它里面的物就更清楚了。比如说过上元佳节，元春从宫里面

回来，指示大家要玩猜谜游戏，大家就猜谜、制谜。其中，每一个不同的人，制作的谜语是不一样的，都暗示着他们的命运。比如说那个爆竹，爆竹那么一上天，“一声震得人方恐，回头相看已成灰”。然后下面一个谜语是什么呀？风筝。风筝是什么东西？风筝线一断就飞得无影无踪了。再下面是算盘，然后是海灯，是佛前的灯，暗示这个人最后要出家。他所有的写法全部含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读《红楼梦》实在不容易，要理解他的微言大义，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了解物象的含义。我想这个对西方人来说太难了，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典故，我今天不讲。什么叫典故？过去中国人读诗，要是不知道典故没法读的，像“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它里面包含好几个典故，你必须清楚，而这种典故中国过去所有的诗人都知道。你们看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他的很多考证功夫都在里面，这个诗是什么意思？你要看这个典故。比如说芍药，为什么要写芍药？还有一个名字叫“可离”，即表示可以离开的意思，所以送芍药是告别的意思，那么如果你不了解它的典故，你怎么知道它有离愁别绪的含义呢？这个我就不说了，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要说的是《红楼梦》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很多的意象，包含了中国物象的很多寓意。同时，《红楼梦》里也出现了很多新奇的例子，我这里跟大家讲两个例子。《红楼梦》里面不光是《秋窗风雨夕》、《葬花词》、《芙蓉诔》，其实，里面有些写景的地方写得极其漂亮，比如有这么一段：“这里黛玉喝了两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地昏黄，且阴得沉黑，兼有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这一段被很多人认为是《红楼梦》写景写得最漂亮的，这就是单纯的风景。所以《红楼梦》里有创新，有单纯的开掘的东西。它里边固然有安禄山掷过太真乳的木瓜，有宝镜，有红娘的鸳枕，有这些意象性的东西、借用性的东西，但也有非常非常细描的东西，比如：“一面说，一面走，忽见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墙头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枳，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一望无际。”这里出现了非常多的工笔、写实、写景。

我刚才讲的柄谷行人，他认为日本的现代文学是现代性产生后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风景描写。当然，日本对汉学汉诗是最重视的，可以说过去基本是汉学的传统，你们看《源氏物语》，单单引白居易的诗就差不多

有一百七八十首，不得了！所以，它受汉诗和汉文化影响极大。可是到了近现代，日本文学中开始慢慢有风景独立出来，中国也是一样。当然，《红楼梦》已经出现了这种征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一般的自然风光，而重视名胜古迹。你们看中国人怀古，写的都是遗迹，中国人喜欢有历史内涵的东西。至于单纯的风景，你们看曹操写的《观沧海》里面也有，但是大部分全是和历史的遗存有关。那么就有很多开掘和变化，《红楼梦》确实已经显示出这种变化。在我们今天看来它是古代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可是在当时它非常新，所有的方面都让当时的读者难以想象。当然，大家可以看一下脂砚斋是怎么评论的，比如对人物，比如它的结构方式。举个例子，《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但作者不说是自己写的，他上来先说有几个女子不能忘记，要写这个《红楼梦》表示怀念。然后写有一个石头，女娲补天时被炼过，废弃在那里，然后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游历一番，游历完以后他的故事就刻在石头上了，放在某个地方了。最后有一个空空道人经过，看了上面这个故事，觉得它跟当时的流行小说完全不同，那么有趣味，就把它抄下来了，然后就传到孔梅溪那里，传到无数人那里，最后传到曹雪芹那里。曹雪芹把自己的名字藏在那些抄书人的名字里边，把书名定为《风月宝鉴》，然后改成《石头记》，最后改成《红楼梦》。

我给学生上课，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么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直接写故事，而在前面虚托、委托那么多人写故事？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真名藏在里边？所以这些地方我觉得都是显示他极新的、极有创造力的地方，这些我就不说了。关于物象，我已经说完了，我们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要说时间的问题。我想，中国人讲时间跟西方人不同，我记得在法国有个很有名的教授，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不怕死，为什么？我听了很纳闷，中国人怎么会不怕死呢？我是中国人，我怕死。他说：不，中国的历史里边，那些人说死就死，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我一直记着。比如说伍子胥出昭关，当然这是戏剧里边的，正史《史记》里没有记载。那么出昭关的时候，艄公把他渡过去，后面有追兵，伍子胥告诉艄公，我走了以后你不要告诉他们我往哪里走的，那老头心想，你不就是担心我泄露你的行踪吗？他立刻拿剑自杀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中国人怎么这么容易死呢？

这个需要解释一下，我觉得跟时间有关系，西方的时间是线性的时间，